

THE LOVE
STORY OF MR. GILFIL

吉爾菲先生的情史

George Eliot 著

梁實秋譯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四月臺初版

世界小說
名著精選

吉爾菲先生的情史

全一冊 基本定價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George Elliot

譯者 梁實秋

發行人 張廷休

發行所 正中書局

印刷所 正中書局

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海外總經銷 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號E)

(3390)

第一章

三十年前老吉爾菲先生死的時候，謝泊頓全鎮爲之哀悼；如果他的姪子和主要的繼承人不發令在他的講壇和書桌週圍掛起黑布，本區教友也一定會掏腰包捐出一筆必需的款子，絕不肯缺乏這種敬意的表示。所有的農人的妻子們都拿出了她們的黑羽綢；詹寧斯夫人在吉爾菲先生死後的第一個星期日，在碼頭上披戴着赭色緞帶和綠色圍巾而出現，惹起了很嚴厲的批評。當然嘍，詹寧斯夫人是新來的人，而且是城裡長大的，所以對於什麼纔是恰當的，我們不能期望她有很明白的觀念；但是，希金斯夫人在走出禮拜堂時低聲向帕勞特夫人說得對，「她的丈夫，是本教區生長大的，應該告訴她怎樣做纔對呀。」在一切遇到的機會中不準備戴黑紗，或是太急速的脫去黑紗，據希金斯夫人的意見，都是品行上一種嚴重的輕率行爲，都是無理的漠視了事物的合宜。

「有些人是捨不得脫去喪服，」她說；「不過我的家庭却不如此，唉，帕勞特夫人，自從我結婚到九年前聖燭節希金斯先生的死止，我從沒有兩年整不穿孝過！」

「啊，」帕勞特夫人說，她自覺在這方面是不如人，「沒有多少家能像你府上死的那樣多啊，希金斯夫人。」

希金斯夫人是個年紀大的寡婦，相當富有，很得意的以爲帕勞特夫人所說也實在是誣，詹寧斯夫人的家很可能的是不會有過什麼喪葬可說。

就是骯髒的弗利泊太太，她是很少到禮拜堂去的一個人，都到哈奇特夫人家去討一塊舊黑紗，用針扣在她的煤斗形的帽子上，做爲悲哀的標幟，在講臺對面向人請安哩。弗利泊太太對於吉爾菲先生死後所表示的敬意是沒有任何神學意味的。這是爲了許多年前發生的一件事，而且，我很抱歉的說，那件事使得這位骯髒的老太太對於教會並未增加好感。弗利泊太太養了些水蛭，據說她對於這種執拗的小動物有一種奇異的力量，能使它們在最無望的情形中在吮血，所以雖然她自己的水蛭常被拒絕，因爲人家疑心它們胃口已經不好，她自己却常被邀請去用皮爾格里姆先生診療所裡的較爲活躍的水蛭，如果那位聰明醫生的病客當中有患腫痛的情形。因此弗利泊太太，除了每星期可賴以獲利不下五先令的「產業」之外，還可收一些手術費，其數額據隣人估算是「以磅計」的。並且她還和一群貪嘴的孩子們做着一筆好糖菓生意，孩子們用雙倍的價錢來買這種奢侈品。雖然在收入項下有了這些不很名譽的來源，這無恥的老太婆還時常訴窮，到哈奇特夫人家去討黑紗。哈奇特夫人常常說弗利泊夫人是「虛偽得如兩個人」，簡直是個守財奴和異教徒，但是究竟把她當了老鄰居般的偏信她。

「那無恥的滑稽女人又來討茶葉來了」，哈奇特夫人會這樣的說；「我若給她纔傻哩，薩利總是要留着擦地板用的！」

弗利泊太太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有一天，是個溫暖的星期日下午，吉爾菲先生騎着馬穿着長筒靴帶着馬刺從耐伯來執行職務歸來，就看見她坐在她的茅舍附近一條乾溝裏，一條大肥豬就在

她旁邊，以完美友誼所特有之舒適與信賴的神情把頭睡在她的大腿上，除了偶然發出鼾聲之外並無其他乞憐的表示。

「喂！弗利泊夫人」牧師說：「我不曉得你有這樣好一條豬。到聖誕節時你將有很好的醃肉吃哩！」

「噢，上帝不准！這是我的兒子兩年前給我的，一向是它跟我作伴。縱然以後我永遠嘗不到肥醃肉，我也捨不得離開它。」

「唉！它要把自己的頭都吃掉，把你的頭也吃掉呢。你怎能養得起一隻豬而不在它身上找利息呢？」

「啊，他自己找點什麼草根之類，我也不在乎給它點什麼吃的。有時給它點殘羹廢飯，它到處跟着我，我對它說話，它就喉裏發出鼾聲，像個基督徒一般。」

吉爾菲先生笑了，我不能不承認他向弗利泊太太說再會的時候並沒有問她爲什麼不到禮拜堂，對於她的精神方面的啓迪也並沒有做任何輕微的努力。但是第二天他派了他的僕人大衛給她送了一大塊醃肉，並且帶話給她，就說牧師願意弗利泊夫人再嘗嘗醃肉的味道。所以，當吉爾菲先生死的時候，弗利泊太太就用我上述的寒酸的方式表示了她的感激與敬意。

你猜想這位牧師在他的精神方面的任務上必不特別出衆罷；實在的，關於這方面最多我只能說他執行任務時，永遠注意到簡捷迅速。他有一大堆的講演稿，顏色有點黃，邊上有點爛，每星期日

他取出兩篇，信手取來，不加任何選擇，不問是何題目；在謝泊頓早晨講演過一篇之後，便把另一篇放在衣袋裏，匆匆騎馬到耐伯來去。他佈道就在一座非常小的禮拜堂裏，地上是用方格石砌的，曾經被尙武的僧侶踏得發響，屋頂上是一簇簇的動徽，大部份空間是由石雕的沒鼻子的戰士和他們的妻所佔領，壁上還繪有十二使徒，頭顱偏向一邊，手持着格言的緞帶。在此地，吉爾菲先生常常發了老毛病，一時糊塗，有時竟在披袈裟之前忘了脫下馬刺，等到他上講臺桌時覺得有點什麼東西在一觸動他的衣襟——這纔知道自己的忽略，但是耐伯來的農人們之想不到批評牧師就和想不到批評月亮一般。他是自然現象之一，恰像市場，稅卡，和髒鈔票，並且，他身為牧師，他應受的敬意也從未被暴斂的行爲所抵消。農民中有些個人是不得享受那有頂蓬而無彈簧的大車的，他們便須較平常提早半小時午餐——那即是十二點——爲的是好有時間在泥濘巷中長途跋涉，在兩點的時候準時入座，那時節正是奧丁波先生和費利西亞夫人到場的時候，他們是把耐伯來禮拜堂當作家庭教堂用，依賴他們而生活的人們紛紛鞠躬請安，他們大踏步走上聖壇中雕刻而有華蓋的座位，一邊走着——一邊把印度玫瑰的香氣播散給嗅覺並不靈敏的會衆。

農人們的妻和孩子們坐在黑櫟木條凳上，但是做丈夫的却常選擇十二使徒之一的下面的特具尊嚴的座位，於祈禱問答往復進行之後較悅耳的單調的宣講開始的時候，男家長們便適意的入睡，永遠是被最後讚頌上帝聲所驚醒。然後他們再由泥濘小巷走回去，對於他們所認爲是善的對的事這樣的每星期做一番簡單教禮之後，其身心受益之處也許正不下於當今之較爲警醒較有見解的

教會哩。

吉爾菲先生在他晚年也是走回家去的，因為自從他和奧丁波先生吵架之後便放棄了星期日在耐伯來禮拜堂午飯的習慣，這位奧丁波先生乃阿摩斯巴頓做牧師時的那位奧丁波先生的堂兄與前輩，那次爭吵是很可惜的，因為他們年青時多少次都在一起打獵，在那友誼甚篤的時候同獵者有不少人都很艷羨奧丁波先生竟和他的牧師這樣要好；因為，札斯波西特維爾爵士說得好，「除了妻子之外，沒有人能比得一個牧師那麼樣的討厭，儘管是在你自己的家園裏，他永遠在你的眼前。」

我猜想最初起釁之由是很輕微的，但是吉爾菲先生是很酸刻的，他的諷刺具有一種他的講演裏所很缺乏的獨創性；奧丁波先生之道德的盔甲頗有幾處很大而顯着的漏洞，所以牧師的鋒銳的反譏往往刺得太深，令人不能忘。這，至少，是哈奇特先生對此事的看法，他是對此事較任何第三者都知道得一樣多的，因為在爭吵過後那一星期，「懲治重罪協會」在奧丁波酒店開年會，他做主席，他給大家的歡樂上格外加上一層熱情，他對大眾說，「牧師用他的舌鋒給了紳士一個打擊」。盜走帕勞特先生家小牛的竊賊之偵察，對於謝泊頓佃農們不見得是更受歡迎的新聞，奧丁波先生是和他們感情極惡劣的地主，他不管穀價低落而照舊收租，地方報紙上登載着奧格斯特斯普威爾大人或布來塞子爵都在他們最近收租日減收一成，而他並不因了好勝而有所動於衷。事實是，奧丁波先生毫不想進議會，而頗想增加他的私有產業。所以，謝泊頓的農人們都知道得很清楚

，牧師曾譏笑紳士的慈善事業，比偷雞而施捨雞雜的人好不了多少。因為謝泊頓，你看得出，若和耐伯來比起來，可說是在雅典文化的狀態裏；它有徵稅柵欄門的路，有輿論；而在愚蠢的耐伯來呢，人們的心和車都在泥溝深處滾，把地主當做一種必需而不可動搖的罪惡而加以怨懟，就像是天氣，穀象蟲，燕菁蠅一般。

所以在謝泊頓牧師和奧丁波先生的爭吵適足以提高牧師與教區其他所有教友間的諒解，從二十年前他代他們孩子行洗禮的那一代起，直到最近纔脫掉寬袍長褲換上緊瘦厚布西服點綴許多銅扣的小湯姆邦德所代表的那有希望的一代止。湯姆是一個頑皮孩子，沒有一點虔誠的意念，過分的歡喜抽陀螺和打石彈，把褲袋膨脹得非常之大。有一天，他在花園道上抽陀螺，看見牧師一直走過來，那時節陀螺正轉得急而穩，他用力大喊——「站住！別踢倒我的陀螺，喂！」從那天起，這「小布衣」便成為吉爾菲先生特別寵愛的孩子，專喜歡發出癡問，使湯姆看不起他的知識，惹得湯姆譏笑驚訝。

「喂！小布衣，他們今天給鵝擠奶了沒有？」

「給鵝擠奶！噫，他們不給鵝擠奶的呀，你這蠢東西！」

「不嗎？我的乖！唉！小鵝怎麼活呀，那麼？」

小鵝的哺養問題似乎是超出了湯姆對自然史的觀察，所以故意曲解這句問話為感嘆的意義，而不是疑問的意義，又專心繞他的陀螺去了。

「啊，我看出你是不曉得小鵝如何的生活！但是你沒注意昨天從天上往下落糖菓嗎？」（湯姆聽到這裡注意起來了。）「是的，在我騎馬的時候，糖菓落到我的袋裏了。你來看我的衣袋，看有沒有？」

湯姆，並不等着討論這假設的前提，立刻就去探察那可愛的結果是否存在，因為他夙來信仰探進牧師的衣袋總是有好處的。吉爾菲先生把他的衣袋喚做奇異袋，因為他喜歡告訴「後生小子」和「小姑娘們」——對於所有的小男孩女孩他都這樣稱呼——他把銅鈔放進袋裏立刻便變成糖餅和其他的好東西。真是的，小白西帕勞特，一個黃頭髮的「小姑娘」，頸子很白很胖，永遠有那可愛的直率的懇摯去迎面問他——「你那袋裏有什麼？」

那麼，你可以猜想，洗禮宴會如有牧師在場是不會就減少歡樂的。農人們特別歡喜和他在一起，因為他不僅能抽他的烟斗，他還在教區瑣事中，驛上無數譏嘲的笑話和格言，但是，邦德先生常常說，關於牛馬的種殖沒有人比牧師知道的更多。約五哩外他自己有牧場，由一位衙役在他指導下代他耕種，表面上算是佃戶；由這裏來回騎馬，照護牲畜買賣，這便是這位老人的主要娛樂，因為他的獵狩的年紀已過。聽他討論德房縣種和短角牛的優劣，或是縣長對於某一窮人的無理處置，膚淺的觀察者會看不出牧師和他的鄉村教友之間有什麼區別，除了他的較優越精明之外；他的習慣是把他自己的口音與語法極力的弄成和他們的相近，這無疑的是因為如果對於慣常說「剪毛羊」與「母羊」的人而偏偏說「一年羊」與「牝羊」，據他想那簡直是妨害語言的目的。不過

農人們完全曉得他們和牧師之間的區別。他雖然言語自然，態度隨便，他們並不因此而不把他當做紳士與僧侶看待。帕勞特夫人看見牧師走來，便要拂平他的圍裙，扶正他的小帽，深深的向他請安，每一次聖誕節都要送一隻肥火雞，表示她的敬意。並且你可以看出，無論男人女人，對吉爾菲先生作頂隨便的會談的時候，言辭都很矜持，永遠很關心的要得到他的讚賞。

在純粹執行牧師職務時，「他也享有同樣的尊敬。洗禮的益處好像是和吉爾菲先生的人格聯繫在一起的，因為一個人與他的職務之間的玄妙的區別，在當時謝泊頓的好教友們的心理上還是很生疎的，甚至於在表面上帶有反背國教的意味。賽琳娜帕勞特女士因為吉爾菲先生害濕痺症，寧可把婚期展緩一整月，也不肯由彌爾貝的副牧師來潦草舉行。

「我們今天早晨聽了很好的講演」，這是在聽了那陳舊的黃色的講稿中一篇之後常聽見說的話，雖然已聽過二十遍，但是聽來格外滿意；因為對於謝泊頓水準上的心理，能產生最強烈效果的乃是重複而不是新奇；言辭，和歌調一般，需要長久的時間纔能在腦筋裏慣熟。

吉爾菲先生的講演，你可以想像，並不屬於高度的教訓一類，更不是辯難的一類。這些講演在人的良心上並不作强有力的蒐索；因為你總可記得，那位聽道垂三十年的帕登夫人，聽到宣佈她是個罪人的時候，她都認為是一個無禮貌的邪說；但是，在另一方面，這些講演對於謝泊頓的智慧却也作過並非不合理的要求，要求他們了解的不過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理；關於不良行為的性質，另有一套講演，專攻擊謊語，毀謗，憤怒，怠惰之類；良善行為則解釋為誠懇，真

實，慈善，勤謹，及其他普通美德，都是表現在生活外面的，與深奧的精神方面的教意無大關係。帕登夫人如果作出一塊沒搗好的乳餅，她便認爲必有報應來到；不過，我恐怕，關於毀謗的那篇演講她倒是沒有特加引用。哈奇特夫人說，聽了關於誠懇的那篇演講大受益處，尤其是演講中引證到的不公道的秤錘和騙人的天平，在她聽來格外透澈，因爲她最近和雜貨商爭吵過一次，但是我看不出關於憤怒那篇演講使她受到多少感動。

至於疑心吉爾菲先生不用純粹福音，或非難他的主張與講演的態度，這些思想是從不到謝伯頓教友心上來的，——可是這些教友在十年或十五年後對於巴頓先生的言行却要極端的批評。但是在這期間他們嚐了智慧之樹的危險果實——那卽是「革新」，打開了人們的眼界，但常是在不舒適的狀態裏。在目前，在講演裏挑錯等於是向宗教本身尋釁。有一星期日，哈奇特先生的外甥湯姆斯圖克斯少爺，一個城裏的輕浮少年，大大的給他的好親戚們丟臉了，因爲他公然說他能寫一篇講演詞，和吉爾菲先生的一樣好；哈奇特先生便宣佈情願出一金鎊，如果他能實現他的誇張，心想這樣可以使這狂誕的少年狼狽一番，講演詞居然寫了，雖然無一處能被承認趕得上吉爾菲先生的作品，但是寫得非常像一篇講演詞，有經句題目，分三段，結尾處有一段訓誡，起句是「現在，我的同胞們啊」。所以那一鎊錢，雖正式拒付，却非正式的給了，並且在斯圖克斯少爺轉過身去的時候，這篇講演便被認爲是「一篇非常聰明的東西」。

「獨立會」牧師皮卡德先生有一次在羅塞貝傳道講演，請求減少，「新基督教堂」的債務，

那教堂是由一些脫離基督教會的人所建築的，熱心有餘而經費不足，他公然說他的那個教區中牧師是很「糊塗」的；並且在祈禱中他對着他的會衆說話，他習慣上喜歡提起教堂牆外的教友們，稱他們爲像迦流（註一）一般的「不介意這些東西的人」。不過我用不着說，沒有一個上禮拜堂的人曾經走近過皮卡德先生。

不僅是謝伯頓的農人們歡喜和吉爾菲先生接觸；在這區域內頂好的幾家人家裡，他也是上賓。老年的札司波西特威爾爵士願意每星期都能見到他；如果你看見過他陪引西特威爾夫人進飯廳，或是聽過他以奇異而溫柔慇懃態度向她談話，你便會猜想到他早年必是生活在謝伯頓所找不到的較高貴的社會裏，他的信口談說及隨便的儀態只像是一塊古老精美的大理石上的風吹雨打的斑痕，你到處還可以看出紋裏之細緻與本來顏色之鮮明。但是在他晚年，這老人便覺得訪客是太麻煩一點，晚上便不肯到他的教區之外，多半總是在他的起居室內爐邊一坐，銜着煙斗，不時的啞吸燒酒驛水，以調劑口裏的乾燥與濕潤。

我現在感覺我已冒險要失却我的優秀女讀者的同情了，她們急於要知道吉爾菲先生情史的那些好奇心怕要被我的燬滅無餘了，燒酒驛水！呸！你還不如叫我們對於一個蠟燭商的情史感覺興趣呢，一個把情人肖像和大小蠟燭（註二）混在一起的蠟燭商！

但是，親愛的女讀者們，請先准我說明一點，燒酒驛水，就和脂肪過多或禿頂或痛風一樣，並不抹煞一大堆的已往的浪漫史，猶之你們將來有一天要戴的精緻的假髮並不抹煞你們現有的較

賤的辮髮。唉，唉！我們可憐的人類常常不比木頭灰好多少——曾經存在的汁漿鮮葉以及迸發的蓓蕾都留不下多少迹象，但是我們一見到木頭灰，我們就知道早年的充沛的生命一定存在過。我，至少，每次見到一位佝僂的老人，或乾癟老太婆，我便要用我的心裏的眼睛看見了「過去」，他們不過是一過去」之萎縮的殘餘而已。並且我覺得充滿明眸杏腮的尙未完的浪漫史往往好像是其趣味與意義都較為淡薄，如果和那些早已達到最高峯之希望與戀愛的戲劇比較起來，那種戲劇是把人的心靈弄得像黯淡塵封的舞台一般，台上的優美的園景與良好的配景都已翻毀無存！

再說呢，請准我奉告諸位，吉爾菲先生的燒酒驛水是很淡薄的。他的鼻子並不紅；相反的，他的白髮披繞在一張蒼白而可敬的面容上。我相信，他喝這酒，主要的它是因為它便宜；說到此地，我不免要觸到這牧師之另一弱點，如果我願描繪一幅恭維的肖像而並不求其真實，這弱點是大可不提的。哈奇特先生說過，吉爾菲先生愈上年紀愈「手緊」，這是不容否認的事，雖然這種趨向是表現在自奉儉吝方面，對於援助貧苦並不吝嗇。據他自己解釋，他是在為他的外甥節蓄，是他姊妹的獨子，這位姐姐又是他生命中除了一個之外最親愛的對象。「這孩子」，他想，「開始獨立生活的時候一定要有一筆可觀的款子，他有一天要帶着他的年青貌美的妻來看看他的老叔父長眠的地點。我的爐邊冷落也許對於他的家有些好處哩。」

那麼，吉爾菲先生是個獨生男子嗎？

這是你大概要得到的結論，如果你走進他的起居室，裏面光裸的桌子，舊式大的馬毛填製的

椅子，以及永遠帶着烟薰氣味的襪襪的土耳其氈，都表示出一段無妻狀態的故事。沒有照片，沒有一塊刺綉，沒有一點褪色的美觀的小玩藝兒，凡足暗示尖尖纖指或小小女性的好強心的事物全沒有。吉爾菲先生就是在這裏消磨他的夜晚，但少有別的伴侶，除了他的棕色獵犬龐圖之外，那狗直挺挺的伸臥在地氈上，兩隻前爪捧着鼻子，不時的皺起眉頭抬起眼皮，向他的主人交換互相禮貼的一瞥，但是謝泊頓牧師住宅裏有一間臥室，却和那簡陋無歡的餐廳完全不同了，這間臥房是除了吉爾菲先生和老管家瑪薩之外從沒有任何人進去過的，瑪薩的丈夫大衛擔任馬夫與園丁的職務，這就是牧師家中的全體人員了。這間臥房的窗簾是永遠拉下來的，除了每季有一天瑪薩進去打掃通風。她總是向吉爾菲先生要鑰匙，這鑰匙是鎖在他的櫃子裏的，她做完她的工作之後再送還給他。

瑪薩拉開窗簾和厚幔，打開峨特式的凸窗，陽光豁然流入，那真是很動人的景象！在一張小梳妝台上，有一面精巧的鏡子，框子是雕花鍍金的；兩邊分叉的插燭凹處裏還有幾塊蠟燭頭兒，在一個叉上還掛着一塊小黑織花手帕，桌上面放着一個褪色的緞質針墊，上面插的針都生了鏽，還有一個香水瓶，一把大綠扇子，鏡旁的梳裝匣上有一個針線籃，裏面放着一頂未完成的嬰兒帽，年久變黃了。門後釘子上掛着兩件式樣久已被人遺忘的長袍；還有一雙很小巧的紅色拖鞋，上面有一點生了鏽的銀繡花，擺在床脚下。牆上掛着兩三幅水彩畫，都是那普勒斯的風景，在壁爐板上，在幾件古玩瓷器上面放着兩個橢圓框的小像。其中之一是個年約二十七歲的青年男子，紅紅的

臉，肥胖的嘴唇，一双晶莹而直率的灰色眼睛。另一個是個女子的像，大約不過十八歲，小模小樣的，瘦瘦的腮，蒼白的南方人的臉色，有一双大黑眼睛。那男子戴着假髮；那女子梳起頭髮，頭頂上戴着一個小帽，繫着櫻桃色的絲結，是很嫵媚的裝飾，但是眼睛表示的乃是悲哀而不是嫵媚。

瑪薩每年四次來拂拭塵土吹風透氣的便是這些東西，自從她是個二十歲的大姑娘起；現在吉爾菲先生的生命已到最後十年，她也無疑的五十開外了。這便是吉爾菲先生家裏鎖着的臥室：可說是他心裏的密室之具體的象徵，在那密室裏他鎖起了早年的希望和早年的悲哀，把他一生中所有的熱情與詩意都永遠鎖閉了。

除了瑪薩之外，教區沒有多少人對於吉爾菲先生的妻有任何很清晰的憶念，很少人知道關於她的任何事情，除了在教堂中牧師家族席上面有一塊石碑，刻着拉丁字，那是紀念她的教區中年紀大一些的人記得她當初來到的情形，但是大部缺乏描述的能力，從他們口中頂多能知道吉爾菲夫人像是一個「外國人，那一双眼睛，是你想像不到的，她在禮拜堂裏唱歌的時候那聲音像是刺穿了你一般」。唯一的例外是伯頓夫人，她有強的記憶力，且善於描述人，所以她為謝伯頓口頭傳說之偉大的來源。哈奇特先生是在吉爾菲夫人死後十年才到這教區裏來的，他總喜歡向伯頓夫人發陳舊的問話，為的是聽取陳舊的回答，他得到一種愉快，恰似較為文雅的人從一本愛讀的書中之某一段或熟習的劇中之某一景所得的愉快一般。

「啊，你記得吉爾菲夫人初來到禮拜堂的那個星期日罷，嗯，伯頓夫人？」

「當然記得的。是一個很爽朗的星期日，正在刈草時節的開始。那天塔爾貝特先生在講道，吉爾菲先生和他的妻坐在聽講座裏，我覺得歷歷如在目前，他引導她從甬路走入，她的頭比她的臂肘高不了許多；一個瘦小蒼白的女人，眼睛黑的像薔薇果，可是眼裏無光，像是什麼都看不見似的。」

「我敢說她穿的是新婚時的衣服罷？」哈奇特先生說。

「不特別漂亮——只是一頂白帽繫在頸下，一件白印度紗的袍子。但是你不曉得吉爾菲先生在那時候是什麼樣子哩。在你來到教區之前，他已經改變得很厲害了。那時候他氣色很好，目光炯炯，你看了會覺得舒服的。那個星期日，他非常高興，但是不知爲什麼，我覺得那不會長久。哈奇特先生，我對外國人並無好感，因爲我年青時隨着我的女主人在她們的國家裏旅行過，關於她們的飲食以及她們的齷齪的習慣我都看够了」。

「吉爾菲夫人是從意大利來的，是不是？」

「我想是的，但是我永遠沒能打聽清楚。吉爾菲先生永遠不願人向他談起她來，這裏又沒有別人知道。無論如何，她一定是在很年青時來的，因爲她能說一口好英語，和你我一樣。意大利人才有這樣好賴音，吉爾菲夫人能唱歌，你從沒有聽過那樣的聲音。有一天下午，他帶她到我這裏吃茶，他很快活的樣子說，「現在伯頓夫人，我要吉爾菲夫人來看看全謝泊頓最整潔的房子，

喝一盃最好的茶；你一定要引她看看你的牛奶場和你的酪餅房，然後她給你唱個歌。」她果然唱了；她的聲音有時候好像是把這房子都充滿了；然後又降得又低又輕，好像是在你的心邊耳語一般。」

「你以後就沒得聽過了罷，我想？」

「是的，那時候她就有病容，幾個月後她就死了。她在這教區裏住一共比半年多不了多少。那天下午她的樣子並不活潑，我看得出她並不喜歡牛奶房，和酪餅，她假裝出喜歡的樣子，討他高興，至於他呢，我從沒見過一個男人這樣傾倒於一個女人。他眼睛望着她，好像他是在崇拜她一般，又好像是隨時要把她抱起來免得她在路上走的神氣。可憐的人，可憐的人！她死的時候，他悲慟欲絕，雖然他強自鎮定，仍然繼續騎馬出去講道。但是他瘦得像個影子似的，眼睛像是死的——你都全不認識他了。」

「她沒給他帶來財產罷？」

「她沒有。吉爾菲先生的所有財產都是從母親方面來的。從那方面，錢財和遺傳他都承繼了。他這樣的結婚真是太可惜了——像他那樣的好人，全鎮裏可以由他挑選一個最好的女人，現在該是兒孫繞膝了。他又是那樣的歡喜孩子們。」

帕頓夫人平常就這樣的結束了她對牧師的妻的回憶，其實你可以看出他們所知並不多。很明顯的，這位多嘴的老太婆關於吉爾菲夫人來到謝泊頓以前的歷史實在一無所知，對於吉爾菲先生的